

有人说，她就是小说《红岩》中那个神奇的“双枪老太婆”的原形，其实她的经历要丰富得多，悲壮得多，也传奇得多。



林雪 林民涛 著

真实的“双枪老太婆”

陈联诗

[上]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实的“双枪老太婆”——陈联诗/林雪,林民涛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2.1

ISBN 7-80171-081-9

I. 真…

II. ①林… ②林…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7826 号

真实的“双枪老太婆”——陈联诗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7.25 字数 406 千字 插页 6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71-081-9/I·53

定 价:89.80 元(上中下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开 篇

我第一次拿起枪，是在 1926 年，那一年我刚好二十六岁，已经有了一个女儿。

在这之前，谁也没有想到我会与枪有什么联系，连我自己也绝对没有想到。我的祖父是川北岳池县赛龙场一个曾经有着殷实家产的大绅粮，父亲则是一个心地宽厚的医生。父亲去世之后，母亲把七岁的我送到了外祖父家里读书，我在这个出过翰林大学士的书香门第中长大，成了小城中才貌双全的姑娘。我天资聪明，还画得一手漂亮的工笔花鸟画，虽说小时候也剪碎过裹脚布，读书的时候也带着表姐妹们到处抛头露面、逛街吃馆子，跟那些说我们闲话的人吵架，闹“个性解放”，后来还和我的丈夫廖玉璧“私订终生”，一起到南京东南大学去读书，参加“五卅”运动……可是这一切都和枪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即使是在 1926 年的大起义之初，我也没有摸过枪。

1925 年的夏天，我们夫妇因为在南京参加了“五卅”运动，被当局追捕而回到家乡。那几年，四川大旱，川北一带还遭受暴风冰雹，庄稼只有三四成的收获，灾民们常



常饿死于路野沟渠，甚至有杀子而食的事情屡屡见诸于报端，而在这个时候，四川的军阀们已经拥有了十七八万枝枪，拉起了几个大山头，人人都想做“四川王”，为抢地盘打得昏天黑地，加紧搜刮民脂民膏。就在我们回家的这一年的冬天，盘踞川北的军阀罗泽洲，又要在防区内“预征”五年的粮税，同时还强行发行一元和五元的债券，加上原来摊派的户口捐、壮丁费、冬寒费、清乡费、指名捐、特别捐……每个县都要摊上好几百万元，地主和农民三七分摊，限期两个月之内交清。此情此景，逼得川北十四个县的民团首领在重庆举行秘密会议，决定联合起事。我的叔父陈徙南是岳池县团练局的局长，在会上慷慨陈词，众望所归，出任民军第五路军的总指挥，喊出了“驱逐罗泽洲，反对苛捐杂税、实行地方自治”的口号。

在此之前，我的丈夫廖玉璧，已经在叔叔陈徙南的扶持下，就任了家乡黎梓卫的团总，及渠河沿岸资马十二场的民兵大队长，掌握了这一带一千二百多民兵和相当数量的枪支，于是起义就于一九二六年的四月初八，在家乡黎梓卫发起。在短短的几月内，起义的队伍攻下了岳池县城，又打到了毗邻的邻水，可是最终因为敌人过于强大、义军内部过于复杂并导致内讧而失败。那些想趁机进来捞上一把的绿林和豪绅的队伍，都散了，只剩下我们自己掌握的近两百来人的一支人马，还和玉璧一起坚持在华蓥山上。

这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了我的丈夫玉璧早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加入了共产党，还知道曾经与他们在一起的萧楚女等人，也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我们都已经



明白：在为老百姓打天下这样的事情上，我们和那些地主豪绅不是一条心。

于是我和枪的联系，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并由此而衍生出许多的故事。



目 录

开篇	(1)
初出茅庐	(1)
六路追捕	(18)
血溅渝州	(32)
智闯山口	(52)
香火盛会	(75)
法慧探营	(98)
风云突变	(118)
三堂会审	(145)
长歌当哭	(166)
狱中运筹	(181)
孤雁归群	(197)
祸起萧墙	(212)
暗渡陈仓	(234)
夏林订婚	(262)
借佛化险	(275)
生离死别	(297)



2 真实的双枪老太婆——陈联诗

初涉商界	(311)
噩耗传来	(328)
血海深仇	(360)
宝顶宣誓	(378)
晴天惊雷	(395)
卖枪救人	(407)
赴苏之行	(426)
又陷囹圄	(438)
万洲烟云	(453)
渠河驾舟	(474)
漫漫求索	(485)
板车老板	(499)
春江水暖	(517)
烽火燎原	(533)
稳镇一方	(545)
歌乐山上	(565)
紧急营救	(578)
后 记	(596)



初出茅庐

一九二六年的十二月初，吴玉章和刘伯承策划已久的顺（庆）泸（州）起义在顺庆发动了，罗泽洲趁起义部队立足未稳，出动了大军，占领了顺庆，并把大本营也迁了过去，可是围在华蓼山的敌人并没有撤走，随时都可能上山来围剿。玉璧带着我们的二百多个弟兄在冰天雪地中坚守，子弹、药品、粮食都快没有了，让人着急得很。就在这个时候，到重庆买子弹的人回来了，说是已送到石龙场，叫山上赶快派人去接。玉璧自言自语地说：“派谁去呢？”

我站出来说：“我去。”

玉璧看看我，没开腔。

我说你要是不放心，就把你的这支德国造给我。说着一伸手，把他腰间的枪扯了出来。

玉璧没想到我会来这么一手，忙说你怎么能这样！双枪队的夏林在一边说大哥你就放心吧，有我和老金在，还轮得着她去动枪动炮吗？

玉璧没办法，只好同意了，盯着这支自己最喜爱的枪，嘴里不停地唠叨：什么我们的枪来得不容易，要像爱护生



命一样爱护它呀；什么人在枪在，人亡枪毁，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呀……我拿着那支神气的“德国造”手枪，翻来覆去地看，高兴极了，嘴里直说知道了知道了，你这个人，话咋这么多啊。说着就忙去换衣服。

我和前几次下山一样，仍然是大少娘的打扮，穿一件团花缎子短袄，和金积成、夏林一起，带了二十多个人。自己带枪下山，还是第一次，我兴奋得不得了，坐在滑竿上，走啊走的又把枪摸出来，用手帕把它擦得亮晃晃的，巴不得迎面来几个敌人打上几枪。快到石龙场了，金积成看我还在玩枪，就招呼我快收起来，说是让人看到要惹麻烦。我说那有啥了不起，碰到就打嘛，打倒几个算几个，免得你们那廖大哥看不起我。说着又做了个瞄准的动作。

夏林是队伍里有名的“机灵鬼儿”，一有机会就要拿我取笑：“你那样子就想打仗了？硬是爬都没学会就想飞，看到自己的脚哟。我是在大哥面前下了保证的。”

我一边瞄准一边说：“莫说得那么深沉，打枪有什么了不起，你们成天乒乒乓乓的，看也看会了嘛。”

金积成虽然是个莽汉子，一贯不多言语，这会儿也忍不住要说什么，夏林却抢过话头，转过身去对他说：“就是就是，老金别看你我都是队里数一数二的双枪手，等大嫂练神了，说打你老金的鼻子就不得打你的眼睛……”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走到石龙场，天已经黑尽了，我们把一万五千发子弹装好，鸡就叫头遍了。上山还有五十里路，一定要在天亮之前赶过敌人的卡子，我们在漆黑的夜里急急地走着，虽



然没人说话，但是二十几个人的脚步声也惹得一路院子里的狗汪汪直叫，一家的狗叫起来，家家的狗便叫成一片，叫得人心里发紧。眼看天已经麻乎乎亮了，过了前面那个山坳，就是我们的地界，我松了一口气，可是又觉得这一趟就这么轻轻松松地过来了，真有些可惜。

突然路边窜出两个兵来：“啥子人？”

“赶场卖包谷的。”前面的金积成答道。

“赶场？咋会这么早？”

“老板叫我们早点卖了，还要回去做活路。”

那两个兵看见我们这么多人大摇大摆地赶路，手一挥，就让我们过去了。夏林紧紧跟在我后面，小声叫我不不要慌，说着就和我一起，埋着头从那两个兵面前走过。

“站住！”

一个兵走到我面前，上下打量着我，夏林连忙凑上去，点头哈腰地说：“长官，这是我大嫂，我哥这两天忙，叫我顺便把她从娘屋里接回来。乡下女人，没见识，你哥子抬个手……”

一个兵怪眉怪眼地说：“乡下女人？我看比城里的少奶奶还嫩气呢。你那大哥也是，把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交给你这样标致的小叔子，就不怕她跟你跑了？”

此时我已经走出了十几步远，一听这话心头火起，突然想起身上的枪，一擦衣襟拔出来扬手就是一枪。

枪没响。我一愣，才想起没有开保险，连忙用拇指一顶上了红槽，接着就扣动了扳机。这下子枪响了，后挫力震得手臂一麻，我惊叫一声，就要丢枪。说时迟那时快，



赶上来的金积成一下子捏住了我的手连同那支枪，连扣了两下扳机，然后拉着我转身就跑，喊了声老夏你掩护！

夏林是何等眼快的人，此时早已几枪放倒那两个兵，指挥大家撤退。枪声惊动了山坳那边我们的队伍，连忙火力掩护，两边就打了起来。夏林和金积成将我按在一个山岩边，说了声“不许出来”，就参加战斗去了，我才没有那么老实，随手抓起一支枪，伏在一块石头后面，也不管什么瞄准不瞄准，一阵地乱扣扳机。

居高临下正打得闹热，忽然听得身后一阵呐喊，我们的队伍赶到了。玉璧举着一杆红旗，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左右挥舞，我一看急了，忙跑上去拉住他：“你不要命啦？！”

玉璧回头一看是我，气不打一处来：“我这是指挥！你这个半罐水，只晓得给我惹事！”

我心里委屈，一转身又拿起枪，狠狠地打了起来。半罐水半罐水，难道我陈玉屏就只是个半罐水的料？这打仗有什么了不起，今天我就要打个痛快……

敌人被打退了，山坡上到处摆着死人，大家都去捡枪收子弹，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血腥味。我看着地上的几十具尸体，突然觉得有些害怕，想起那些吊古战场的诗文，不由得说了一句：“活生生的人被打死了，好残酷啊。”

这话被刚刚下来的玉璧听到了，他冒火连天地对我吼了起来：“这是战场，你不打死他，他就要打死你！他们打死了我们多少弟兄，你还在为他们发慈悲，真是小人恩惠，白白耗费了我两夹子弹！”

正好夏林背着三支枪过来，连忙为我把话叉开：“哎呀



大嫂，你是怎么在打仗的哟，一身尽是稀泥，你看我们这些人，哪个像你？”

我正在气头上，冲着他没好气地说：“什么大嫂大嫂的，今后一律叫我大姐！”

果然以后他们都叫我大姐了。

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老是“半罐水半罐水”的。半夜里我悄悄爬起来，从枕头下面摸出玉璧的那支枪，轻手轻脚往外走，刚走到门口，就听见玉璧问了一声：“你于什么？”

我吓了一跳，站住了，半天才赌着气说：“我要去练打枪。”

玉璧听了，不说话，坐起来穿好衣服，拿上另一支枪，说走吧，跟我一起出了门。我们一起来到营地后面的小树丛里。四面死一样寂静，漆黑，一只“鬼灯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嚯嚯嚯地阴笑，吓得我身上一层一层地起鸡皮疙瘩。玉璧带我走到一片空地上，叫我站住，自己走到前面一棵孤零零的大树前，点上了一支香，然后过来，指着鬼火一样忽闪闪的香火头对我说：“呸，手这样伸直，别抖，眼睛从这里穿过这准星看出去，三点一线，瞄准。”

那一夜，我瞄得头昏眼花的，这才晓得夏林、金积成和玉璧他们的枪法都是苦苦练出来的，而不是赌气赌出来的。可是再苦，我也得练，我就不信别人能做到的事情，我做不到，再说话都说出来了，总不能让那么多人看笑话。我咬紧牙，先是伸着一只手练，后来觉得不过瘾，就在枪上绑块石头练；先是练手枪，后来就练长枪；先练右手，



后来又练左手，练得手臂肿了又消了，消了又肿了，终于拿着枪不再发抖了。可是不抖是回事，打得准又是一回事，既打得准又打得快更不容易。我练着练着，慢慢悟出了这其中道理：这打枪和画画，看起来是一文一武的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其实其中都只有一个奥妙：即心要沉，手要稳，开枪的那一瞬间就好比画画儿画到了关键之处，一定要屏住气，千万慌乱浮躁不得。看来古人所说的万物相通于人心这句话，真是有道理的。

我们的子弹金贵，瞄准练得八九不离十了，才开始打实弹，没多久，我就宣布可以考试了。那天，夏林、金积成和双枪队的好多队员都来了，玉璧在一边远远地站着，抱着双手也不说话。

夏林问：“大姐，你今天打什么？”

我说：“随便你。”

于是夏林就开始在几个小树桩上摆石头。我退到百步之外，叭叭叭几枪，那几个小石头便飞得无影无踪了。有人不服气，直喊退远点退远点！于是我又退，又打，又打飞了。人群中“轰”地一下子炸开了，有人说她没练几天嘛，怎么就……？又有人说其实也不算什么，我们平时都是打香火头，只是这大白天，香火点着了也看不清，不过一个女人，又没有练多久，能打成这样也不容易了。

我回过头去狠狠地盯了那人一眼，心里窝火得要命，一抬头，看见枪声惊起的一群麻雀，正绕着树林子飞呢，一抬手，“叭叭叭”三枪，便打下一只小麻雀来。

人群里“哗”地响起了一阵掌声，我却急了，顿着脚



说怎么三枪才打下一只！说着就换了左手，大声说：“不算不算，再来，夏林，快帮我轰麻雀！”

夏林伸手按住我的枪，说：“算了吧大姐，早就晓得你的左手比右手打得好，你要是再三枪打下四只来，叫我们这些男子汉的脸往哪里放嘛，你看看大哥，眉毛都笑弯了。”

我一回头，玉璧在一边，笑得合不拢嘴，手一挥说：“行，今天我们大家给你开个庆功会，庆祝我们的队伍里，又多了一个女神枪手！”

我的枪法，就这样练出来了。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它使我受益匪浅。

政委刘铁开会回来，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在敌人四面包围的情况下，我们这二百多人的队伍在山上，以后的困难会更多，现在决定除了少数骨干之外，其余的都要化整为零，分散隐蔽。那天晚上，一大批起义中表现突出的骨干举行了宣誓，刘铁在仪式上宣布：华蓥山农民自卫队正式成立，刘铁任政委、玉璧任队长，下面三个分队，由金积成、夏林、谭之中分别任队长，陈亮佐有点文化，又稳重，就在玉璧身边协助工作。刘铁还宣布，从现在起，我们华蓥山穷苦人民自己的队伍成立了，从此我们不再依靠地主绅士们来打天下，而是要靠我们自己。我们这支队伍以党员为核心，党员们一部分随下山的群众一道，分散到各乡各场去开展农民协会工作，另一部分和玉璧留在山上，以图后计。



我还是负责后勤供应，因工作的特殊性，不能暴露身份，没有参加那天的宣誓仪式。

罗泽洲占了顺庆以后，又忙于刘湘和刘文辉叔侄的“二刘混战”，听说廖玉璧把剩下的几百人的队伍都遣散了，正无后顾之忧，于是把围山的队伍也撤走了。

仗火虽然停了，但对玉璧的通缉令和封产令还未取消，最近听说黎梓卫新团总刘月波伙同一个土豪团政江豪元，把玉璧的母亲捉去关在碉楼里，扬言要三千大洋才放人。玉璧成天阴着脸，人都急瘦了。

于是刘铁把我叫去，要我下山去，把婆婆和家产夺回来。

我听了觉得有些不妥当，现在山上这么困难，咋能先去顾我们个人的家产和老母亲？

刘铁说：“玉屏，你们别以为这是你们的私事，这也是我们的一着棋啊。你想，现在好多人都跑了，躲了，山上剩下的这些人，多数都是扯红了的，长期孤守在深山古庙里，就会变成聋子瞎子，只好等着挨打。我们都想好了，玉璧被通缉虽然对你有影响，但你毕竟没有完全扯红，你的关系多，做事胆大心细，如果这次能借救母之事，想办法在黎梓卫站住脚，争取今后的公开活动，我们今后的处境就会大大改变。”

我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就问怎么办。

刘铁说：“查封令通缉令都是罗泽洲逼着前任县长下的，现在罗泽洲撤了，县长也换了，听说新上任的县长是一个



封建礼教很重的老头子，对情况不熟悉。再说救婆婆，争财产，也是作媳妇的本分，一定会得到乡亲们的同情。只要你沉住气，不惊不诧，让那些劣绅摸不透你的虚实，谅他们也不敢对你咋样。”

玉璧听了一拍大腿，哈哈大笑起来：“老刘啊，你真不愧是个摇鹅毛扇的孔明。”他转过头对我说：“玉屏，你就带上老谭去吧。他这个人，又精干，又稳当。”

我望着玉璧，就冲着他多日不见的这一笑，去冒这个风险，也值。

第二天，我带着谭之中等六个兄弟，坐滑竿下山了。玉璧送了我一程，然后去了重庆。

农历三月的华蓥山，夜风依然寒气逼人，满山竹木茅草在风中此起彼伏，滚出阵阵涛声。我由两个兄弟抬着，大家飞快赶路，午夜时分才赶到太阳坪。

起义以来，好几个月都没回家了，家里被罗泽洲的队伍来抄过好几次，婆婆被刘月波他们拉走以后，屋里稍稍值钱的东西都被抢走了。玉璧的弟弟玉喜不敢回家，弟媳一见我就哭着埋怨。院子里的人都来了，见面就数落罗泽洲的队伍和土豪劣绅们是如何张狂，参加过起义的年轻人在家里蹲不住，都想上山去找廖大哥……

我强压着心中的火气，送走了乡邻们，然后打起火把，和谭之中一起去找邓大爷邓百光。这位黎梓卫街上义字号的袍哥大爷和我沾亲，出身倒也贫寒，手下一百多个兄弟伙，也还有些正义感。去年起事时，他也在关帝庙和四十八个乡场的八十多个代表一起，喝了血酒赌了咒的。

